

# 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早期传播的若干问题

黄云静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东南亚是古代东西海上交通要冲。伊斯兰教产生后, 穆斯林沿着海上商路来到了东南亚, 并将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但关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早期传播, 尚有许多问题待探讨。本文主要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个人的若干思考。

**关键词:** 伊斯兰教; 东南亚; 传播

**中图分类号:** K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 (2000) 01-0022-07

关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sup>①</sup>。不过, 由于相关的资料比较缺乏, 有一些问题仍然是不甚清晰。如伊斯兰教传入该地区的时间、路线, 由谁传入? 华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等等。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尚有不同看法。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回答上述所有问题, 仅提出一些思考, 希望能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 首先要明确“传入”的概念, 因为论及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问题, 首先会涉及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的问题。一种外来宗教的传入, 以什么标准衡量之? 是以外来宗教信徒的到来为标志, 还是以当地人皈依这种宗教为标志? 依本人的理解, 主要应以当地人的皈依衡量之。当有一定数量的当地人皈依一种外来宗教, 并且对当地社会开始产生影响时, 可以认为这种宗教传入了当地。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唯一的标准。如果外来宗教信徒在当地达到一定数量, 并且作为移民长期居留, 已构成当地社会的一部分, 则也可以由此判断这种宗教已在当地扎根。反之, 如果外来宗教信徒数量少, 或者即使数量较多, 但只是短暂居住, 并且不以传教为主要目的, 对当地社会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则不能因为这些外来宗教信徒的到来而认定这种宗教传入了该地区。

依据上述对“传入”概念的界定, 就可以把穆斯林来到东南亚和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区分开来。

## 一、关于穆斯林在东南亚的出现

由于中西海上交通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前已开辟, 在这条海上通道上往还的商人是不断

收稿日期: 1999-09-13

作者简介: 黄云静 (1964-), 女, 广西容县人,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讲师, 史学博士。

<sup>①</sup> 比如各国学者合作的成果《剑桥东南亚史》、《剑桥伊斯兰史》以及霍尔的《东南亚史》、达迈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碑铭学》、李克莱夫斯的《伊斯兰教化六个世纪》等等, 限于篇幅, 这里不详细列举。

的。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伊斯兰教创立后,很快,中西海上交通路线上就会有这些穆斯林的足迹,因为阿拉伯民族是重视商业贸易的民族。而且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表明,途经东南亚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正是从唐朝开始日渐兴盛起来的。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622年,《旧唐书》记载,651年大食国有使节来朝。不过史书没有说明这些使者由陆路还是由海路而来。唐朝中后期起,广州等沿海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日益兴盛,而唐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之一是阿拉伯地区,前来这些港口城市从事贸易活动的穆斯林商人也不断增加。在广州等地逐渐形成穆斯林聚居区。9世纪黄巢起义时在广州杀死许多外国人,当中有不少穆斯林。这些居留在中国南部港口城市的穆斯林绝大部分应当是由海路而来,东南亚则为必经之地。由此可以推断,当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有阿拉伯穆斯林居留,东南亚也必有穆斯林出现。所以从7世纪中后期起,东南亚当有穆斯林陆续到来,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随着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出现在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也不断增加。《宋史》489卷三佛齐<sup>①</sup>条写道:唐天祐元年(904年)贡物,授其使都长蕃长蒲诃栗立宁远将军。书中又提到宋时三佛齐国王多次遣使来朝,国王名号多为“室利……”,这些名号反映了印度教的影响,但其使节多姓蒲,或名字中有“木”、“末”之字,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阿拉伯姓名“Abu”和“Muhammad”的对音。据此可以判断这些使节可能是居留当地的外国穆斯林。《宋会要·蕃夷七》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勃泥国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亚利、判官哥心来贡。蒲亚利为AbuAli的对音,哥心为Qashin的对音,应该是穆斯林的名字<sup>②</sup>。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碑铭也可证实这种推断。在东爪哇的莱兰发现了公元1082年的非当地的女性穆斯林墓碑。以上是关于早期穆斯林来到东南亚的一些概况。

但穆斯林到来后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能使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印度教、佛教仍在这里占据支配地位。原因何在?首先,早期到来的外国穆斯林不仅居留时间短,“许多人在那里只待上一个冬天或只是为了购办船货,”<sup>③</sup>而且主要是为商业目的而来,即使一些人居留时间较长,“这些侨居地是出于纯商业的原因而建立的,所以那时是否进行了穆斯林传教活动是颇值得怀疑的”<sup>④</sup>。并且在早期,这些穆斯林居住范围受到当地统治者的严格限制,如同在中国居留的穆斯林一样<sup>⑤</sup>。因此与当地社会接触有限,未能融入当地社会,从而也未能影响当地社会。其次,早期到来的穆斯林商人带来的是正统的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差异较大,不容易为当地人所接受。加上当时印度教、佛教势力强大,导致早期到来的穆斯林商人在宗教方面难有作为。

## 二、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

我们以东南亚当地人皈依伊斯兰教为其传入的主要标志。一般认为是从13世纪开始,《元史》卷210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曾遣使访问巴赛(苏门答腊古国),巴赛王“遣其臣哈散、速里蛮入朝”。学者们一般认为“哈散”和“速里蛮”是“哈桑”和“苏莱

<sup>①</sup> 三佛齐,公元7~14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古国,起初名为室利佛逝,宋代以后中国史籍称为三佛齐。

<sup>②</sup>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章第6节

<sup>③</sup> [英] G·R·蒂贝茨:《东南亚早期的穆斯林贸易商》,《南洋资料译丛》1991年第1期。

<sup>④</sup> [英] G·R·蒂贝茨:《东南亚早期的穆斯林贸易商》,《南洋资料译丛》1991年第1期。

<sup>⑤</sup> Edited by Raphael Israeli and Anthony H. Johns, Islam in Asia, Vol. 2, p. 3.

曼”的对音，说明他们是穆斯林；而这些穆斯林以巴赛王之“臣”的身份来朝，“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是本地的穆斯林或穆斯林已成为国王的臣民”<sup>①</sup>。而最早记载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传播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书中提到，八儿刺国（苏门答腊古国）港口城镇的居民受到前来经商的穆斯林的影响而改宗伊斯兰教<sup>②</sup>。须文答腊（苏门答腊古国）发现了第一个穆斯林统治者马立克·萨勒赫苏丹的墓碑，年代为1297年。按理，一国之君为穆斯林，其居民大多数也应为穆斯林。然而，由于缺乏史料，很难确定伊斯兰教传入这里的具体时间，只能将其大致推定为13世纪中后期。最早传入的地方就是苏门答腊北部沿海地区。

一般学者都承认，印度在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sup>③</sup>。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印度与东南亚相邻，也是西亚商人海上东行的必经之地，西、南印度沿海商港聚集了许多穆斯林商人，他们把伊斯兰教传给当地人，当地人在与东南亚进行贸易活动中又传播了伊斯兰教，因而印度成了伊斯兰教东传的中继站。其次，苏菲神秘主义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深受印度瑜伽学说影响，它传到印度后为印度人所接受，再由印度人传入曾经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东南亚，也就比较容易为当地人所接受。因此，印度在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印度穆斯林通过商业活动把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也有一部分是以专业传教士的身份进行传教的。以上的传教活动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南印度与苏门答腊的争战可能也对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起了某种促进作用。据《宋会要·蕃夷七》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注鞞国（印度南部古国）使婆里三文、副使蒲加心、判官翁勿来贡。明道二年（1033年），注鞞国王尸离罗茶印陀罗注罗遣使蒲神陀离等以泥金表进珍珠帽及珍珠象牙。这些使节的名字蒲加心、蒲神陀离均为穆斯林名字，说明注鞞已有穆斯林。西、南印度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形比较复杂，低种姓的商人较早皈依伊斯兰教，德里苏丹国征服后上层人士也皈依伊斯兰教。所以，虽然德里苏丹国征服这些地区较晚，但这些地区早已存在穆斯林势力。从1030年至1077年，注鞞侵略和占领三佛齐达40年。虽然注鞞入侵前，三佛齐也有穆斯林出现，但注鞞的入侵和占领肯定会对三佛齐社会产生影响，这影响可能在宗教方面，也可能在其他方面。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我们不能对之进行评估。但从探讨问题的思路来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史实。除了注鞞国入侵三佛齐，三佛齐也曾征战斯里兰卡和南印度，这主要发生在13世纪早期和中期。“大约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中叶以前，三佛齐常常同南印度各国和锡兰（斯里兰卡）处在长期争夺海上霸权之中”<sup>④</sup>。南印度王国般荼的国王曾一度掳去三佛齐的国王婆伽王（发生于1264年或1265年）。三佛齐王国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而这时爪哇的新柯沙里王国趁机出兵征伐苏门答腊。苏门答腊改宗伊斯兰教可能与这两方面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也许南印度穆斯林对苏门答腊施加压力，要求其改宗；也可能苏门答腊为了摆脱爪哇的控制而向伊斯兰教寻求思想武器，或者以改宗换取南印度的穆斯林支持其抵抗爪哇的入侵。

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海岛地区从苏门答腊开始，这与苏门答腊处在东西交通要冲的地理

① Edited by Raphael Israeli and Anthony H. Johns, op. cit., Vol. 2. P. 6. 1

② 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③ 参阅D·G·E·霍尔：《东南亚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8页；约翰·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14.

④ 王任叔：《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8页。

位置密切相关。苏门答腊与印度交往频繁，为伊斯兰教的传入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除了西、南印度，今天的孟加拉、斯里兰卡、阿拉伯地区都是东南亚伊斯兰教的来源地。

### 三、关于马六甲皈依伊斯兰教及其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地位、作用

马六甲王国建立于 1403 年，1405 年得到明朝承认。对马六甲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始于第一代国王，有的认为是始于第二代国王，也有人认为始于第三代国王。还有人认为是在第四、五代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事实上，这几任统治者都有穆斯林的名号，依次为：伊斯干达尔·沙、母干撒干的儿·沙、苏丹·穆罕默德·沙（西里麻哈刺）、息力八密瓦儿丢八·沙、穆扎法尔·沙（速鲁檀无答佛哪·沙）。不过这并不能作为马六甲王国从第一代国王开始就皈依伊斯兰教的依据。因为名号可以有多个，而且可以是生前取的，也可以是死后由后人加封的。而且这几位国王除了拥有上述的穆斯林名号外，还有印度教的名号，依次分别是室利·拜里迷苏刺、罗阇·明那瓦、室利·摩诃罗阇、罗阇·易卜拉欣、罗阇·卡西姆。其中一些统治者，尤其是初期的统治者，其印度教名号的影响远在其伊斯兰教名号之上。因此，统治者的名号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

据《马来纪年》记载，马六甲王国是从第三代马六甲国王开始改宗伊斯兰教的<sup>①</sup>。《马来纪年》是马六甲王族后裔所编撰。按常理，人们一般都会为自己的祖宗歌功颂德。皈依伊斯兰教在马六甲王族后裔看来是一桩值得荣耀的大事，所以他们要么如实记载皈依的年代，要么则将之提前，而一般不会推后。既然马六甲王族后人记载其皈依时间为第三代国王统治时期，则我们推断，马六甲王国皈依伊斯兰教不会早于第三代国王统治时期。但是也不至于晚至第五代国王时期。因为 15 世纪初期马欢随郑和下西洋时已见到满刺加“国王国人皆从回教，持斋受戒”<sup>②</sup>，说明满刺加国已伊斯兰化。可见第三代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说法较为可信。

综上所述，马六甲从立国之初可能已经传入伊斯兰教，统治者倚重穆斯林商人来发展商业贸易，也采用伊斯兰名号，但全面伊斯兰化当在第三代国王统治时期。

由于马六甲是当时海上贸易中心，马六甲皈依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是马六甲的众多附属国随之皈依伊斯兰教。马六甲王国强盛时其疆域包括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及爪哇部分地区，马六甲王国伊斯兰化对这些地区产生直接影响。彭亨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是马六甲苏丹之子；丁加奴、吉打、北大年、吉兰丹等都是在成为马六甲属国后皈依伊斯兰教的。马六甲的伊斯兰化曾受到来自苏门答腊的穆斯林的影响，反过来又促进苏门答腊的伊斯兰化。像苏门答腊岛上的罗坎、甘巴、锡亚克、莫得腊其利都是作为马六甲的属国、属地而接受伊斯兰教的<sup>③</sup>。其次，凡与马六甲有贸易往来的王国或商业中心，出于经济利益，或主动或被动皈依了伊斯兰教。香料群岛的皈依就属于这种情况。

马六甲的兴起及伊斯兰化在东南亚伊斯兰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

<sup>①</sup> 许云樵译注：《马来纪年》，新加坡青年书局 1966 年版，第 120~122 页。

<sup>②</sup> 马欢著，冯承均校注：《瀛涯胜览》，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版，《满刺加国》。

<sup>③</sup> Edited by P. M. Hol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ol. 2, Cambridge, 1970, P. 126.

不能因此而对之估计过高。因为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已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取得了立足点。比如在爪哇泗水附近的杜罗洛约发现了一些穆斯林的墓地，其中有一些是13世纪末的，可惜墓碑已不见；另外一些是14世纪末的，存有墓碑。其中一块墓碑正面上刻有爪哇文，背面刻有阿拉伯文；碑上的花纹装饰具有爪哇风格，并且采用爪哇的萨迦纪年，故有学者认为这死者是印尼人而非外国人；又由于墓地靠近麻喏巴歇王室所在地，学者们认为这些穆斯林不是王室成员就是贵族阶层，总之与王室关系密切。由此可见在麻喏巴歇这个印度教王国全盛时期已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sup>①</sup>。所以，“尽管马六甲在穆斯林的扩张中的作用是不可置疑的，但杜罗洛约墓碑证实，在13世纪，伊斯兰教已在东爪哇牢固扎根，比马六甲的建立早一个世纪”<sup>②</sup>。此外，在菲律宾南部群岛洛荷岛的洛荷镇附近发现了一座外国穆斯林（很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墓地，其规格与苏禄苏丹墓差不多，其年代为1310年。这说明“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在洛荷，已有外国穆斯林定居或拓殖于此”<sup>③</sup>。如果这尚不足以证明伊斯兰教已传入菲律宾群岛的话，那么至迟在14世纪末，苏禄群岛接受伊斯兰教已有足够的资料证实之。苏禄族谱记载，外国传教师阿尔·马克敦于1380年来到苏禄传教，深受当地人欢迎。另外，1397年苏门答腊的巴象达罗阁来到苏禄，推动伊斯兰教的传播。可见，在马六甲王国建立前，伊斯兰教也已经在菲律宾群岛南部找到立足点。因此，我们在评价马六甲王国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应恰如其分。

#### 四、关于华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中的作用

各种有关资料显示，华人在东南亚早期伊斯兰教传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资料比较零散，令人很难对这个问题作出完整、具体的评价。尽管如此，我们仍可透过这些资料得到一些初步的了解。在马来半岛丁加奴发现了一块年代为1303年的碑铭，记载伊斯兰教教义及干犯伊斯兰教法律所应受到的处罚。在同一地方，发现有华人的村庄。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是华人所立。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说明华人与伊斯兰教传入该地区有密切关系，不是传播者就是较早的皈依者。

郑和下西洋时，马欢记载爪哇已有华人穆斯林：“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有从回回教受戒持斋者……”<sup>④</sup>。这些从华南来到爪哇的华人，也许在到来之前已皈依伊斯兰教，也许是在到来后为了商业往来的方便而皈依伊斯兰教。无论如何，他们是当地穆斯林的组成部分。而郑和本身是穆斯林，郑和下西洋这个重大事件对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东西海上交通，扩大了东南亚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另一方面表现在支持满刺加（即马六甲）独立，给伊斯兰教传播以真正的动力<sup>⑤</sup>。

① 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op. cit. p. 130.

② 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op. cit. P. 338~339.

③ C. A. Majul, *The Muslim in the Philippin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rowing and McAmies (eds.), *The Muslim Filipinos*, 1974, p. 3.

④ 马欢，前引书，《爪哇国》。

⑤ 详见廖大珂：《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南京郑和研究会编：《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海潮出版社1996年版。

在爪哇民间还广泛流传着关于伊斯兰教传教师的“九大贤人”的故事。“九贤”是爪哇人对九位为伊斯兰教在爪哇传播作出杰出贡献的伊斯兰教传教师的尊称，其中有外国人，也有华人。至于华人传教师的具体人数则尚存争论，但“九贤”中有华人已是不争的事实<sup>①</sup>。

在渤泥（文莱），其第一任苏丹的女婿王三品为华人，后继任苏丹，称亚默（Amad），他对伊斯兰教在渤泥的进一步传播无疑是起了作用的<sup>②</sup>。

此外，在菲律宾南部的洛荷岛，当外国的伊斯兰教传教师前来传教，他们有华人相伴随<sup>③</sup>。这些华人也许是穆斯林，即使不是穆斯林而仅仅是向导，那么他们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也间接起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华人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 五、关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半岛与海岛地区的不同际遇

伊斯兰教来到东南亚，它在东南亚半岛地区和海岛地区的际遇截然不同。在海岛地区逐渐传播开来，而在半岛地区，除在占婆（今越南中南部）取得进展外<sup>④</sup>，在其它地方难以立足。对这个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但多从宗教方面找原因，其次从地理位置方面进行解释。笔者认为，从大方向来看，这样的思路没有问题；但在进行具体探讨时，对宗教因素的分析应更深入些和更全面些。比如，在伊斯兰教未传入前，海岛和半岛地区同样受到印度教、佛教的影响，为何当伊斯兰教到来时却有不同际遇？这说明印度文化在海岛和半岛的影响存在着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又是如何造成的？循着这些疑问，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从宗教文化方面看，在印度教、佛教传入中南半岛之后，伊斯兰教到来之前，这里普遍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印度教、佛教已深深扎根于中南半岛地区，成为该地区各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统治阶级极力维护，不许人民改宗。相反，海岛地区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印度教、佛教王国，但其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于半岛地区，其政权基础相对不够稳固，政治制度也相对简单，这些都不利于一种主流政治文化的发展。所以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两大地区虽然同受印度文化影响，但其程度大不一样：在半岛地区深深扎根，在海岛地区形式多于内容。这是伊斯兰教容易征服海岛地区而难以在半岛地区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印度宗教在半岛和海岛地区产生不同影响的根源还在于：这两个地区各自原始宗教文化不同，当印度宗教传入时便对之各取所需，进行不同的改造以适应本地人们的心理需求。海岛地区尤其是印尼群岛的原始信仰中包含有神秘主义的成份，所以特别重视和强调印度宗教中神秘主义的思想内容，并将之与原始宗教信仰揉合起来，而对印度宗教其它成份相对不那么看重。半岛地区则有所不同，不那么强调神秘主义的内容，而更多强调印度宗教中的等级观念和神权、王权合一的威权观念。所以，虽然同样接受了印度宗教，但在半岛和海岛的影响却有所不同<sup>⑤</sup>。于是在伊斯兰教到来时，尤其是印度穆斯林把神秘主义的伊斯兰教派别介绍到东南亚地区时，海岛地区较容易接受，而半岛地区则坚决抗拒。

① 参阅孔远志：《印尼华人的穆斯林》，《中国穆斯林》1991年第6期。

② 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第24章），新加坡亚洲研究会、文学书屋联合出版，1984年。

③ 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op. cit. P. 515.

④ 参阅廖大珂：《论伊斯兰教在占婆的传播》，《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3期。

⑤ 关于东南亚对印度文化的选择性吸收，请参阅约翰·卡迪，前引书，第54~60页。

其次，从地理因素看，半岛地区远离当时东西主要商业通道，而海岛地区正处于这条通道上，这对伊斯兰教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因为伊斯兰教主要由商人传入东南亚。我们知道，在古代航海技术水平较低时，东西航道主要沿岸延伸，那时半岛地区离航道较近，其沿海地区为必经之地。但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发明以后，海上航行可以偏离海岸，从海岛地区穿越，离开半岛地区远了。所以，主要由商人进行传播的伊斯兰教对半岛地区影响有限。另外，缅甸虽然与印度相邻，但其西部地形险要，不利交通，印度的穆斯林难于从这里进入半岛地区<sup>①</sup>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便有不同的际遇，在半岛地区难以立足，而在海岛地区则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宗教。

(责任编辑 赵洪艳)

## The Early Spreading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Huang Yunji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275)

**Abstract:** Southeast Asia was the navigation center connecting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 ancient times. So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Islam, Muslims came to Southeast Asia along the trade route on sea and introduced Islam to this are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left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that concern the early spreading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This article offers some thoughts on some of these issues.

**Keywords:** Islam; Southeast Asia; spreading

---

<sup>①</sup> Moshe Yegar, *The Muslims of Burma*, in Raphael Israeli Edited, *The Crescent in the East*, India, 1985.